

滦 县 文 史

(二)

政协滦县委员会编

编 审：

徐 贵 韩义清 秦学俊

唐质纯 高文科

目 录

滦州的由来及历史沿革简述…………… (1)

原作唐向荣、摘编高文科

一九三八年抗日大暴动在滦县……………陈发 (5)

地火在燃烧

首举义旗

各路队伍揭竿而起

第五总队征战东西

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河北滦师…………… (19)

河北滦师校史编写组

高志远刺杀刘佐周始末……………陈发、张喜丁 (29)

中医学家岳美中……………赵庆江 (42)

少年家贫困 聪敏好读书

路途多坎坷 恒心苦学医

悯贫且憎富 医学献乡里

革命风雷滚 支前献赤城

天地展新颜 精心育桃李

异邦施妙术 为国增荣光

月光仍是故乡明……………桂毅 (59)

——介绍著名国画画家孙竹篱先生

评剧的奠基人之一——金开芳……………韩义清 (66)

魔术大师韩敬文……………高文科 (73)

武术家高湘柏轶事……………张喜丁 (78)

京东八大吹之一——沈德……………赵庆江 (85)

夷齐庙……………张喜丁 (91)

岩山文峰塔……………朱宝月、赵庆江 (93)

滦州的由来及历史沿革简述

滦州，远古为“冀州”、“幽州”属地，商代为古孤竹国地，春秋战国时属燕，秦时分属“右北平郡”和“辽西郡”，汉代先属燕国，后归海阳等四县，东汉属幽州，三国时期属魏国辽西郡，西晋时期为燕国，南北朝时期先后属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北齐时归肥如县，隋朝先后划归新昌县、卢龙县，唐代先后划归石城县、临榆县、马城县。滦州的定名始于辽代，此后至民国初年皆以滦州称之。明清两代属直隶永平府管辖，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州”为“县”。

滦州有悠久的历史，是北方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之一。五代后期，辽统治者越过长城，攻陷卢龙，于公元923年始在滦河以西、岩山以北选中地势，在黄洛故址，筑城另立一州，因靠近滦河而定名“滦州”，滦州之名自始起。到辽太祖十一年（公元936年），滦州正式从平州分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当时滦州下辖义丰、石城、马城三县，共有一万一千余户，人口约五万。辽圣宗统和二（公元983年），辽又改国号为“契丹”，滦州归属契丹“永安军中刺史”。

统和四年（公元985年），辽兴军节度使韩德枢至滦，其父韩延徽是辽国的开国重臣，是致力于民族融合，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枢到滦后秉承父教，“劝农桑”、“兴教化”，剔除弊政，取信于民。战乱之后，“民获苏息”。后枢升任营、平、滦三州观察使，建学校，招募流民，垦荒免租，民安国富，深得民心。

公元1122年，金兵占滦，滦州归属金国“中都路”，改“辽兴军”为“兴平军”，改滦州“中刺史”为“节度使”，滦州辖四县二镇，即义丰、马城、石城、乐亭四县，榛子镇、新桥二镇。此时，滦州人口三十万，共有六万九千八百零六户。

同年，宋使者赵良嗣出使金国，要求将营、平、滦三州归还宋国。已投降的原辽国宰相左企弓向金太祖献诗说：“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结果宋使遭到拒绝，滦州仍归金国。

公元1123年辽主败走，平州（今昌黎）大乱，杀掉辽节度使肖鼎里，治理滦州的张轸（平州人），抚定叛乱，被推为“领州事”，金国改“平州”为“南京”，任张轸为“南京留守”。当时辽金战乱，人心思宋，张轸受到百姓激励，决心归顺宋朝。公元1123年夏六月，张轸将投降金国的宰相左企弓等引至“滦河西岸”，宣布十大罪状，“皆缢死之”，然后将营、滦二州及义丰、马城、石城三县归顺宋朝。从此滦州属宋。当年十月，宋朝在平州建“泰安军”，以轸为节度使，改马城县为安城县，石城县为临关县，均属滦州。十一月金兵攻平州，张轸寡不敌众败走燕山被宋冤杀。滦州又重归金国统领。

南宋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冬，蒙古大将哈散儿遵海攻陷滦州。公元1215年（蒙古太祖十年），改“兴平军”为“兴平府”，滦州属之。同年任命鲜卑仲吉为滦州节度使。

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当时滦州属“平滦路”管辖，下设义丰、马城二县。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撤销义丰县并入滦州。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将马城县并入乐亭县。至元五年又将石城并入义丰县，滦州下辖义丰、乐亭

二县。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至元二十四年统计，滦州三万两千零九十户，人口十六万余人。人口锐减，可见战乱之惨。

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冬十月，改“平滦路”为“永平路”，滦州属之。

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赏西域军士至滦”。他们都是随蒙古大将从中亚、新疆一带东征到冀东的少数民族士兵，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当时滦州地广人稀，为鼓励军队及流民屯田，特在“永平路”马城县设立“屯田总管府”。

元末，“永平路”最高长官“平章”程思忠公开叛元自立，攻陷永平府，滦州属之。不久元军又收复滦州。

明初（公元1368年），明军大将徐达派“都督同知”孙兴祖攻取“永平路”，元参政官崔文耀以滦州所属各县来降，滦州归明朝，隶属“北平布政使司永平府”，下领乐亭县（撤销义丰并入滦州）。明朝政府在滦州一带实行了一系列安民治国的措施，用来加强对滦的统治。此时，滦州有人口八万五千零一十人。 - 38 ✓

明末，“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立国号“金”，史称“后金”，后改为“清”）大举进攻明朝。明思崇祯三年（公元1631年）正月，后金从山海关直取永平，明朝“永平都司”李际春降，滦州知州杨濂不屈，自刎而死。当年五月，明“兵备道”张春收复滦州，清军退走。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陷北京后，派刘宏谔治理滦州。同年，清军在吴三桂的带领下，由滦州城南西进，滦州归清。

1644年阴历十月，清顺治皇帝由沈阳进京即位，划长城

以南、陡河以东至山海关一带为永平府，下设六县一州，一州即指滦州。滦州辖区相当于今滦县、滦南、唐海、唐山市及所属东矿区及丰南一部分，为今日滦县面积五倍半。历时二百六十七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亡。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州为县，从此有滦县之名。

原作 唐向荣

摘编 高文科

一九三八年抗日大暴动在滦县

陈 发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我冀东地区的侵略和控制。冀东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配合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在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暴动。这次暴动中，举起第一面旗帜的是滦县抗联第五总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这一历史壮举，对于促进四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地 火 在 燃 烧

“九·一八”事变以后，冀东各县相继沦陷。一九三五年，日本操纵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滦县人民沦为亡国奴。资源的外流，日货的涌进，民族工商业随之破产，大批日韩浪人在这胡作非为，开洋行、建货栈、倒卖毒品，设赌局、妓院，对滦县进行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毒害。农民在地租、税捐的压榨下苦不堪言，加以风旱虫涝，成批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伪满洲国的“独立”更使关里逃亡关外的劳力倒流，加剧了关内民心的动荡和物资的紧缺；退到关里的几十万东北军与地方政府相勾结，巧立各种名目，强征暴敛，以充军需，苛捐杂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地方官吏，不恤在情，不思抗日，反助纣为虐，大发国难横财。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失业更多，或财产遭抢劫、被敲榨，或人身受威胁，生命无保证。对日寇汉奸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满意，

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无业游民或沦为乞丐，流落街头，或挺而走险，沦为盗匪。

一九三三年山海关失陷之后，相继滦县失守。《塘沽协定》一出笼，冀东被划为“非战区”，汉奸李际春部驻唐山，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刘佐周部驻滦县。此刻，我党工作已转入农村和潜入敌伪内部。滦县党组织负责人宋维新、赵玉清、秦霁晴等同志先后打入汉奸李际春部，准备抓取武装，失敌后，秦霁晴同志在古冶一带组织农运。

滦县西北榛子镇、杨柳庄地区，有早期革命活动者王大同同志以榛子镇小学为立足点秘密发展党员，进行宣传活动。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编辑出版抗日小报《海涛》（后更名为《京东烽火》）。在这个刊物上，主要报道抗战消息，宣传“八一宣言”精神，并配合传单，揭露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除印发传单和小报外，他们还翻印了党内文件，如党员教材、游击队教材、冀热边特委的党内刊物《火线》等（张伯坚：《记冀东抗日大暴动前后的榛子镇小学党支部》）。

安各庄、铁局寨、赵各庄、田庄子、高各庄一带，有李光宇、高纯一等联络各村小学教员，从事抗日宣传，并积极发展了一批农村优秀党员，如康海、赵光、夏永林、夏丛林等。

路南坨子头、甄庄、大门庄等地，有丁振军、张鹤鸣、张瑞珍、张振宇等领导的抗日游击小组和穷人会的斗争。

滦县南部，葛代坨、沙沟子、长凝、马城一带有刘润苍、陈绍昌（陈飞）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有民团头目高志远在我党支持下与刘佐周的尖锐斗争。一九三五年夏，高志远与刘矛盾激化，高志远在滦县车站刺死刘佐周，从而统一了滦县民团，使民间武装大部掌握在初有抗日意识的高志远手

中。

沿海一带，高小安在苏林彦的指导下，从发动盐民反缉私斗争入手，组织当地农民、盐民拿起武器。暗牛淀一带，晁子孚、于从杰等游击小组公开砸抢日韩浪人的洋行，进行小规模抗日活动。

滦乐公路中段马城，有高培之组织开设的“大生全”书店，负责滦县南部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一九三三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段时间里，滦县抗日武装力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农村有了较快的发展，党的力量得到加强，群众基础逐渐形成。

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救国会、工会、农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成立，抗日热潮风起云涌。当时在滦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已经组建了农村抗日游击小组。高各庄小学校长李光宇、西坨子头小学教师丁振军、大门庄小学教师张鹤鸣、耶稣教会的张瑞珍以及张振宇、李永春等同志，都是抗日游击小组的骨干。他们有准备地砸洋行、大烟馆、白面馆，没收不义之财，充作抗经费；打击汉奸、地痞流氓，为民除害，锻炼考验小组成员，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同时，京东特委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滦县一带活动，布置任务，了解滦县抗日斗争的发展情况。

一九三七年底，李运昌同志在滦县多余屯（现属滦南）主持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加强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立即开展游击战争，由王平陆同志（特委委员）组成一支队伍，先行活动。不久，北方局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同志来到路南，帮助县委培训游击队骨干和领导抗日游击战的干部。

多余屯会议之后，王平陆同志领导的“冀东抗日游击支

队”攻打清河沿伪警防所失利，王平陆同志牺牲。为补充这支队伍，滦县县委奉命组织党员和抗日骨干十八名，参加了这个支队，在长城沿线，滦河上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自身也经受了斗争的初步锻炼和考验，为暴动作了准备。

首 举 义 旗

一九三八年六月，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六月下旬，冀热边特委召开了“田家湾子”会议，通过了起义纲领，确定了起义队伍的名称番号，起义时间定于七月十六日。滦县县委根据“多余屯会议”和“田家湾子会议”精神，结合本县情况，决定立即进入组织发动阶段。

在农村，主要由特委和县委委员赵玉清、李光宇、丁振军、张鹤鸣、高培之等串联各地党支部（或小组），号召抗日骨干积极购置枪弹，发展物色对象，在全县五十多名党员中，除组织上点名留下三五人做地方策应工作外，其余都必须作好充分准备。

在县城，主要在省师、滦中、简师三所学校的“民先”（即“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中发动。“民先”从四月到六月底共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传达外界抗日活动情况，学习省委刊物《火线》上的几篇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部署了发展对象；第二次会议，人数略有增加，传达了高培之关于准备暴动的指示，动员大家作好思想准备。根据个人条件和组织需要，将要去做多方面的工作，有的可以扛起枪杆去战斗，有的可以做宣传鼓动工作，有的可以去做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县委委员高培之经常到简师作简短布置，或通信相约到城外僻静处面交一些书刊，如《通俗资本论》、

《唯物辩证法》、《共产党宣言》、《火线》、《先锋半月刊》等。（张礼太、李越之、江东：《冀东抗日大暴动前夕简师情况》）

在充分发动的基础上，集中骨干参加了滦县县委在的大门庄举办的训练班，继续培训暴动干部。胡锡奎讲政治，李润民讲游击战术。如抗日游击战原则、地形地物的利用、侦察方法和手段等。

事态的发展，暴动的风声，引起了滦县日伪人员的注意。七月四日凌晨，伪政府派出大批马步警察包围了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的村子——多余屯，高志远闻讯出逃，继续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五日凌晨，伪警又包围了大门庄，企图捕张鹤鸣、张振宇、李润民、高培之等同志。此时，李润民、高培之、张鹤鸣等正在这里检查工作，闻听敌人围庄，他们夺路而逃。

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形势急剧紧张起来。滦县县委果断决定：滦县的暴动必须提前于七月六日举行。暴动队员把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第一面旗帜插在了滦县港北村唐家大院的大门口，并郑重宣布：“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正式成立，李润民任总队长，张鹤鸣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张振宇任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赵玉清任秘书，当时的伪大乡长唐谱尧为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暴动队伍立即进行宣传，收缴各村枪支，收缴枪款，组织队伍，充实力量。唐谱尧带头抗日，影响很大，仅在本村就收集大枪十三支。许多青年加入暴动队伍，声势很大，暴动队伍揭竿而起。

七月七日（农历六月初九）正是张各庄集日。赶集的人流中，有一拨“群众”直奔驻防在张各庄的警察局和盐务局。为首的是伪大乡长唐谱尧。只见他故作惊慌地大喊：

“不好了，起便衣队了！”随着喊声，那股赶集的“群众”跟着他一齐涌进了大院，迅速占领了警察局和盐务局，先缴了局长的枪，然后命令他下令所属部下交枪。警察和盐警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就乖乖当了暴动队伍的俘虏。五总队一枪未放，拿下了张各庄，随即开仓放粮，赈济贫民，群众蜂涌而来，凡是赶集的人都能得到五斤盐，十斤米，在背黄不接、肌肠碌碌的时节，群众自然欢呼雀跃，交口称赞“便衣队”。由此，五总队迅速壮大，又一大批爱国青年投入到队伍中来。

几乎与此同时，滦县路北安各庄、高各庄、铁局寨一带，在李光宇、高纯一、杨鹤轩等同志的发动下，组建了五总队第三大队，高纯一任大队长，杨鹤轩任副大队长，七月八日在铁局寨发起暴动；路南甄庄、陈庄、姚庄、杨家院、羿各庄一带，在赵玉清、阎绍先、赵宪章等同志发动下，组建了五总队第二大队，阎绍先任大队长，赵宪章任副大队长。五总队完善了三个大队的编制，整个队伍发展成五千人之众。

各路队伍揭竿而起

五总队率先起义发出通电之后，各地暴动队伍顿时而起。

五总队拿下张各庄之后，在川林、刘庄一带（今滦南川林乡）有李玉玺（即刘守仁）的暴动队伍，编为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李玉玺，教导员张致祥（即张合）。

九月，滦县南部马城、胡各庄一带（今滦南境），由高志远、陈宇环发起暴动。

滦县西北部丰、滦、迁边区，有孔庆同、丁振军组织起抗

联第四总队，带动了榛子镇、杨柳庄、城子、古冶、赵各庄即青龙山以西以南的抗联队伍。这个地区队伍众多，但都是小股，无番号，只称“×××队”。如：

韩树仁队。韩树仁即李守善，一九三六年与王大中、王克儒联系开办古冶“东兴”书店，作为京东特委联络站，与李运昌直接联系。港北起义后，韩树仁接李运昌指示信，即关闭店门，拉起队伍七十余人，开赴青龙山，在青龙山附近王店子、赵百户营等村收缴枪支，队伍扩大到四、五百人，主要负责人韩树仁、杨春华、刘子奇、穆元中等。

张太队。七月初拉起三十多人的队伍，缴了东上五岭的警察局。后编入五总队。

田明远队。田明远，韩辛庄子人，赵各庄矿工。队伍有二百人。

张洪队。张洪，苍官营人，队伍一百多人。

陈景海队，这是以民团和警备队为骨干的暴动队伍，一百余人，后只剩二十余人，编入第四总队。

七月十日，五总队兵临安各庄（路北），安各庄伪警察所和该地民团响应起义，所长周维新为总队长，但周在发出通电之后便去而不返。正好从滦河东岸滦昌边界过来一股暴动队伍，为首者名叫于振忠，遂把于部编入周部，命名为九总队，总队长于振忠。

七月中旬，在爽垞（今属丰南）一带，石占山拉起暴动队伍，称抗联特一总队，总队长石占山，政治部主任张树先。

在滦县南部即今滦南境内，先后有殷焕章、戚树雨、张子川、陈家宝、高小安、卞振东、吴子阳、吴绍舟、曾纪先、刘天瑞、姜有余、高荣久、张润之、赵培兰、宿树柏、

曹致福、于从杰、曹中汉等组织暴动队伍十余股，其中有番号的计十个队伍，如六总队，七总队，八总队，十二总队，十三总队，十四总队，十五总队，十六总队，二十三总队等，重复番号的有三个独立大队，两个十五总队、两个七总队。总计人数约两万余。（《滦南革命斗争大事记》）

在原卢龙境（现属滦县）无税庄一带，有高敬之组织的“华北抗日军”一千余，后编为二十三总队。总队长高敬之，政治部主任阮务德。

根据当时伪情报记载，滦县（旧治）境内的暴动队伍曾分别于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五日以总兵力一万五千之众围攻县城、火车站、日军守备队、滦州大桥等日军守备森严之地（泰戈：《对冀东抗日大暴动几个问题的探讨》），滦县境内的主要据点和各警察局（所），亦被暴动队伍在短期内收缴，敌伪政权完全瘫痪。暴动队伍“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暴动的胜利使敌人晕头转向，他们惊呼起义队伍名目繁多，盘踞各地，毫无系统，猖獗已极。‘冀东二十二县十分之九现均在红军势力范围之内’，各县的村镇都被起义军占领，‘只有通县、武清还在我们手里’。”“暴动的胜利，摧毁了冀东的伪政权，乡镇政权全部瓦解，县一级政权也处于瘫痪或瓦解的状态。我们攻占的县城，县长、警察局长等官吏，或随日军弃城逃走，或者被杀被俘。即使没有被攻占的县城也是日伪军麇集在县城，完全不能自拔。既不能相互支援，也无力进行策应战斗。例如卢龙县高敬之率领起义军攻打县城，城内警团哗变，起义部队与城外进攻里应外合，卢龙县城距离滦县、抚宁、昌黎各县城都只有几十华里，但在危急时刻并没有任何救援，在起义队伍打击下，伪政权垮了。”（泰戈：《对冀东抗日暴动几个问题的探讨》）

第五总队征战东西

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诸路队伍中，滦县五总队是党员最多、兵力最强的总队之一。它的主要活动，反映了滦县人民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五总队是当时暴动队伍的先驱。

（一）杨家院战斗首战告捷

五总队三个大队及第九总队于七月中旬（十五、十六日）返回路南。五总队总队部、第三大队约二百人驻糯米庄；第一大队约三百人驻杨家院，第九总队四百人驻甄庄。

滦县伪警备队大队长王德四，侦获五总队驻屯消息后，向伪县长告密，伪县长王培焕在日本顾问的催促下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剿匪总指挥部”，以伪警察长王子万为总指挥，保安队第一中队为主力，配以民团、警察共约三百余人，准备围剿五总队。

敌出发前，不少伪军小头目到县城“惠中”饭馆吃早点，他们无意中泄露了军机，并被我党地下交通员、当时在饭店跑堂的肖生同志听到，肖乘机将敌人的行动路线和兵力配备了解清楚后，脱身向五总队作了详细汇报。五总队领导讨论了这个情况，有的主张打，有的不同意打。这时，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李润民、张鹤鸣身上，他俩说，这仗不仅要打，还要打好、打胜，打出灵活性来。大家不理解什么是灵活性，他们解释说，能打就打，打不胜就走，既要取胜，又不受损失，这就是灵活机动。大家心里一亮，有了根底，决定打敌人的埋伏。

溯河西岸，甄庄、杨家院、邹家洼三个村沿河呈南北一线，间隔各一华里，西枕沙坨，东傍洼地，杨家院村南、邹家洼东北是一片开阔地，形成一个半盆地，地形对我有利。